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主办

周晓光 ／主编

JOURNAL OF
HUI STUDIES

No. 10

徽学

第十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主办
周晓光 ／主编

徽學

JOURNAL OF HUI STUDIES

No. 10

第十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徽学．第十辑／周晓光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201-2900-8

Ⅰ.①徽… Ⅱ.①周… Ⅲ.①文化史-徽州地区-文集 Ⅳ.①K295.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6164 号

徽学（第十辑）

主　　编／周晓光

出 版 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李期耀
责任编辑／李期耀　赵　晨

出　　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8.5　字 数：312 千字
版　　次／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201-2900-8
定　　价／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刊编委会

主　编　周晓光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世华　安徽师范大学

王振忠　复旦大学

卞　利　南开大学

中岛乐章　日本九州大学

臼井佐知子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

朴元熺　韩国高丽大学

米盖拉（Michela Bussotti）　法国远东学院

仲伟民　清华大学

朱万曙　中国人民大学

刘伯山　安徽大学

劳格文（John Lagerwey）　香港中文大学

陈春声　中山大学

阿　风　中国社会科学院

范金民　南京大学

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　英国剑桥大学

周晓光　安徽大学

唐力行　上海师范大学

常建华　南开大学

熊远报　日本早稻田大学

目　录

·宗族与社会·

晚清黟县胥吏眼中的徽州社会
——未刊稿本《扫愁帚笔谈》研究 …… 王振忠 / 1
始迁祖历史形象的建构与塑造
——以徽州程氏家族始迁祖程元谭为例…… 马勇虎 / 35
明清至民国徽州与安庆之间人口迁移及影响…… 梁诸英 / 49
元明之际王克恭抚理徽州考…… 王　浩 / 64
清末民国徽州地方公共教育经费筹措问题探析…… 刘芳正 / 75

·徽商与经济·

清至民国时期徽州商人会馆的发展概况…… 张小坡　刘曼曼 / 87
环境、空间、商业
——以明代以前的祁门县为例 …… 董乾坤 / 118
清代旅粤婺源商人的地域构成与社会活动 …… 黄忠鑫 / 134
《鲍氏义田记》
——清代徽州商人社会的真实写照 …… 王昌宜 / 150

·学术与文化·

论清中期官方对“重考据”学风的营造及其实质 …… 王献松 / 162
戴震气一元论之宇宙论 …… 高在旭 / 180
明清南京贡院研究 …… 孟义昭 / 19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文书与文献·

明代契尾所引官文书的结构、流程与标点 …… 申 斌 / 212
《黄山图经》纂辑再考 …… 刘 猛 / 226
徽州碑刻辑录 …… 邵宝振 / 239

·理论与综述·

徽州诉讼研究二十年回顾与展望 …… 郑小春 / 267

Contents …… 285

稿 约 …… 287

晚清黟县胥吏眼中的徽州社会*

——未刊稿本《扫愁帚笔谈》研究

王振忠

内容提要 本文聚焦于徽州未刊稿本《扫愁帚笔谈》，对晚清黟县胥吏潘国顺眼中的徽州社会做一较为细致的研究。论文探讨《扫愁帚笔谈》的成书过程，分析了作者的生平经历及其精神状态，并透过书中讲述的各类故事，细致地展示晚清时期徽州社会的民情、风俗。《扫愁帚笔谈》一书，从其自序、创作手法及部分故事情节来看，皆在刻意模仿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但在徽州，《聊斋志异》"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二者存在着诸多根本性的差异：除了作品写作的时代、作者生活的地域大不相同之外，相对而言，《扫愁帚笔谈》的记录更具写实性，半生沦落的作者缺乏蒲松龄时常流露出的浪漫情怀。在他笔下，更多的细节皆在反映重商背景下大、小徽州社会的阴暗面，折射出科举时代一个读书人的苦闷与绝望。

关键词 胥吏 徽州 黟县 徽商 《扫愁帚笔谈》

蒲松龄创作的《聊斋志异》是清代著名的志怪小说，这部名著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作者系仅具初级功名的读书人，之后则屡试未第，此类下层文人在中国社会人数极为可观，他的所思所想最能引发广泛的共鸣。另外，《聊斋志异》系短篇小说集，它与笔记、随笔的写法颇有相通之处，其主要的特点是在形式上可长可短，只要有点见闻，再加上个人即兴的一些看法，便可敷衍成篇，所以最容易被人模仿。

---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以来徽州会馆文献整理与研究"（14ZDB034）之阶段性成果。

在徽州，《聊斋志异》亦颇受关注，为许多文人商贾所追捧，[①] 现存的一些笔记也有明显模仿《聊斋志异》的痕迹。譬如，嘉道年间活跃在浙西的婺源士商江南春就曾数度阅读《聊斋志异》，其人“喜其叙事详明，笔亦大雅不群”，认为该书是“真勘破人情者”。江氏后来撰成的《静寄轩见闻随笔　静寄轩杂录》等，也有模仿《聊斋志异》的痕迹。[②]

本文聚焦的黟县胥吏潘国顺之《扫愁帚笔谈》，更是一部模仿《聊斋志异》的作品。[③]

一　《扫愁帚笔谈》及其作者

《扫愁帚笔谈》稿本1册，封面题作“初编”，卷首有“贻笑集初草”“倚南窗贻笑随笔”等名称，而内里正式的书名则作“扫愁帚笔谈”或“扫愁志笔谈”。之所以会有如此之多的题名，似乎反映出作者急于发泄个人情绪，表达其人生活态度的不同层面，故借各异之书名，或排忧解愁，或故作潇洒。为行文方便起见，以下统一以《扫愁帚笔谈》为该书之正式名称。

（一）作者潘国顺的生平与心理

《扫愁帚笔谈》的作者潘国顺，又称潘梅仙，自号“倚南窗主人”“了俗山人”“黟山布衣了俗氏”等。“倚南窗”为其斗室之名，亦作“读来世书屋”。该书封二即画有一图，上题“读来世书屋”，窗右并挂有一副对联“有时完读书，无事似静坐”。这副对联并不雅驯，潘氏据此想表达的是其人酷爱读书，并注意时时反躬自省。另外，在该幅画面上，屋内窗前桌边坐一公人模样者，旁有书籍；屋后有一株柳树，而屋之右则见竹篱及点缀其间的数丛杂树。因潘国顺的身份是黟县胥吏，又喜欢舞文弄墨，附庸风雅，故该幅图像应当就是潘国顺的自画像。从其自号“了俗氏”“了俗山

---

① 清乾嘉年间歙县人江绍莲有《聊斋志异摘抄》一书。与此差相同时，在歙县教书的浙江淳安人方舒岩亦曾著《聊斋志异方舒岩批本》4卷。该书对《聊斋志异》做了评点，并将类似的徽州故事附于相关的篇什之下。安徽省博物馆所藏清抄本《聊斋志异方舒岩批本》4卷，参见汪庆元、陈迪光《方评〈聊斋志异〉评语辑录》，《蒲松龄研究》2000年第1、2期；汪庆元《徽学研究要籍叙录》，《徽学》第2卷，2002，第376～377页。

② 参见王振忠《徽州与衢州：江南城乡的片断记忆——稿本〈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初探》，《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③ 《扫愁帚笔谈》中有多处提及《聊斋》，如“樟溪叟”条末有：“余阅《聊斋》云：呜呼！若窖金而以为富，则大帑数千万，不可指为我有哉。愚已，可为此叟斯媪叹之也可。”

人”来看，其人颇有尘寰中超凡脱俗之想。“倚南窗”的典故显然来自陶渊明的《归去来辞》。黟县素有“桃花源里人家”之说，“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斜倚着南窗，寄托个人的傲世情怀，住房虽然狭窄、简陋，却容易得到安适。

《扫愁帚笔谈》书影

作者出生于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当时“四海平靖，五谷丰稔，国顺家兴”，故取名为“潘国顺”。[1] 关于这一点，书中的《自述俚言随笔》就与其生平经历有关。

> 顺也幼失怙（余五龄时，已不省所怙矣），成童为饥驱（年十四即废读，从族父行外贸于芝），寄芝才十载（身寄饶州，历越将十年），常喜清夜吟（每夜读常漏三下），依人力不胜（服贾米业，力不胜任），自知栖有虞（自知不能素餐也），鬻字昌江上（既愧于尸位，即当改弦更辙，而又苦无长伎［技］可以自谋，惟三余力学，祇有书画而已，遂鼓棹昌江，插标卖字），合伙友面腴（不幸而合伙，又遇友人面厚不端，交非余友，恨无辜而折本也），半年分别去（秋七月，分首而归），穷谷托钵盂（渝［逾］年训童蒙于邑之九都山中），山深人意少（近山之人良多玩梗，甚难化导云），解馆就浙趋（后竟解馆东下，游浙之

① 《扫愁帚笔谈·名兆》。

杭、湖、海昌等木行、盐舍，不售），奔驰都遍矣（亲友投尽矣，竟无一栖枳［枝］处，可叹可愧！）谋食遽忘躯（每至一处，偶有所嘱作，如书画、禀牒等事，虽疾病困苦，不敢少违人意，故曰忘身），年矢每催至（岁暮，兄劝仍归侍亲），饥寒急迫俱（当此岁暮之际，百孔千疮，弥补无术，不禁急火中烧），赋闲家食久（又家居二寒暑矣，仍然蹉跎如斯，吁！）短叹并长吁（终日幽居斗室，侍奉慈闱，悒闷惆怅之余，惟有长吁短叹，辄唤奈何而已），承蒙友人劝（猬承邑友谆谆劝诫），邑署充吏胥（补充邑刑科），办公恐招愆（刑科乃干系之事，若罪犯不真，恐招天谴），因循惧不力（因循天理，惧责不力），欲辞尘埃去（欲超几［凡］避俗，入山修养），完念老娘亲（回念母老，不能即去），在家如出家（身寄尘寰之中，心超出世之表），立志踞德隅（观孔子之学，惟有德行之科可以力为，而身实心行，踞之一隅可也），秉灯追往事（时于斗室灯前兀坐，而默思往事，恍如梦寐云），握管纪绳枢（随忆随纪，故无准绳），倘遇铁石人（虽铁石心肠者，偶一观之），睹此应嘘唏（观此人之淹蹇半生，想彼亦应为之嘘唏流涕者哉）……

上揭这段文字是对他个人一生的概述，其中提到他五岁时父亲就已去世，14岁就跟从族父前往饶州一带经商。徽州俗谚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说法，而潘国顺正是在14岁时外出经商。据他自述，在饶州的十年间，从商之余，自己每晚读书都要读到三更。由于志不在此，所以他在米业中从商颇感吃力。后来，潘国顺自觉不能尸位素餐，于是只能改弦易辙。做什么呢？他觉得自己身无长技，只有书画还有点专长，所以就在昌江（亦即景德镇）一带“插标卖字”。[①] 所谓插标，原指在物品或人身上插草，作为出卖的标志，这里是以自贬的口吻自降身价，不得已溷迹于俗世。当时，潘国顺一度与朋友合伙经商，但他认为自己所遇匪人，故以折本告终。半年之后，只得返乡，在黟县九都的山中做塾师。黟县九都即今屏山一带，地处丘陵地区，根据潘国顺的观感，当地人相当固执，难以教化，故而他在一年多以后便辞去塾师的行当，经新安江前往浙江的杭州、湖州、海昌（海盐）一带游历，先后到过当地的木行、盐栈[②]求职，结果都没有成功。当时，黟县的商人遍布长江三角洲各地，外出求

① 在《扫愁帚笔谈》中，作者有“被骗”“灾数”“该死”等条，涉及他在景德镇的所见所闻。

② 《扫愁帚笔谈·烈禽》曰：“舅氏言其父遗盐号于海昌。”

职的徽商往往循着乡族的脉络前往投亲觅友，潘国顺自然也不例外。不过，他找遍了熟识的亲朋好友，结果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纳自己，这让他感慨良深，也颇为惭愧。潘国顺说，在求职过程中，自己相当努力。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有人想要他的书画，或者请他代写禀帖、牒文的，他都是有求必应，即便是生病时也不敢怠慢，所以说是“谋食遽忘躯”。尽管如此，他还是未能如愿。到了年终，哥哥来函催他回家伺候母亲，考虑到自己在外穷困潦倒，所以也只能回到黟县家中。此后，在家中赋闲了两年，整天幽居斗室，长吁短叹。后来才在一位朋友的劝说下，到县衙门充当了刑科胥吏。

在清代，徽州人对于从事胥吏有着特殊的看法。譬如，乾嘉时代歙县人江绍莲就指出：“书吏操纵之弊，是处皆然，徽俗则否。充是役者，大都钜姓旧家，借蔽风雨，计其上下之期，裹粮而往，惴惴焉以误公为惧。大憝巨猾，绝未之闻。间有作慝者，乡党共耳目之，奸诡不行焉。则非其人尽善良也，良由聚族而居，公论有所不容耳。里仁为美，不信然哉！”① 因此，在徽州充当胥吏总是让人如履薄冰。在这种背景下，潘国顺亦觉得此一职役颇为尴尬，随波逐流恐遭天谴，但倘若凭着良心办事，则又会被县里斥责为办事不力。据说，他很想辞去此一职役，但一想到母亲还得有人抚养，暂时无法脱身，故只能抱着“在家如出家，立志踞德隅”的态度，也就是说力图超然物外，立身纯正。这当然只是他的一面之词，其间是否有涂饰个人不堪经历之处，实难确知。不过，从其“欲辞尘埃去”的表态，以及“了俗氏”“了俗山人”的自号来看，至少他是摆出了一副超凡脱俗的姿态。

根据潘国顺的自述，这部书是他默思往事而诉诸笔端，也就是所谓的“秉灯追往事，握管纪绳枢”。除了上述的《自述俚言随笔》之外，《扫愁帚笔谈》中还有一篇潘国顺的自传，其中提到他生于同治戊辰十月二十二日（1868 年 12 月 5 日）。在他出生的前一天晚上，母亲梦见自己前往一观音堂，抬头瞻望，看到观音大士坐在莲座上，其下有数十个衣红穿绿的婴孩，各执旗幡，嬉戏其间。既而梦醒，则腹中疼痛，随即生下了潘国顺。这当然是民间“观音送子”信仰的老套路，以此证明自己之出身不凡。另外，根据他的自传：

① 许承尧：《歙事闲谭》卷 18《歙风俗礼教考》，黄山书社，2001，第 602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顺一兄一弟，皆壮伟，惟顺即疾病频仍，娇如处子，然性极聪慧，闻此识彼，且孝友弥笃，廉隅慎重，恒择地而蹈。爱读书，工翰苑，不善作生人活业。幼失怙，家贫，喜独居，好雅洁。年方而立，参透炎凉，遂寄情烟酒，托意篇章。每奉《阴骘文》，勤恳劝世，尝语人曰：人如白驹过隙，一旦殂谢，都埋荒丘。家虽贫窭，亦可尽其心之所能到，徐修德业，未为弗可。若富者拥赀巨万，不知为善，所衣所食，无非温饱，其与贫者何异？……常欲脱颖而作出岫之云。因母年老多病，兄与弟皆贪利远游，嫂等均愚忤，故潜居侍养，宁金尽床头，不敢须臾离也。

这个自传当然出自潘国顺之手，从中可见此公是位相当自怜的人物。他对《阴骘文》有感而发，其中加了一段评论，说："真达人之言也！仁人之言！其利甚薄，此之谓欤！"这些是以貌似公正的笔调评价自己，实际上则是他的自我夸饰之语。在前引的《自述俚言随笔》中，他对自己的营商经历曾有过两句概述："合伙友面腴，半年分别去。"对此，潘国顺的解释是：自己与人合伙，但合伙人外表忠厚，实际上却品行不端，结果导致自己无辜而折本。对于这样的一面之词，吾辈读者只能将信将疑。不过，倘若结合此处的自传，我们或许不难看出，明明是他治生乏术，在外经商处处碰壁，但他却说一兄一弟都是"贪利远游"，家中的嫂子等都是愚蠢忤逆之人。而只有自己才是孝思可嘉，宁可金尽床头，也不愿离开年老多病的母亲一步，[①] 这真是相当有趣的自我辩解！文中所谓的"常欲脱颖而作出岫之云"，意在表明自己原本心存高远，唯因母老多病，故只能屈居乡间碌碌无为，这也是在为自己的竭蹶困窘寻求开脱。

透过这些夸饰之词，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出潘国顺的生活处境。譬如，在《剖白》条中他曾说过："吾兄之枭，吾弟之狂，吾身之惰，吾嫂之妒，吾室之呆，吾侄之懦，吾女之好，吾弟妇之巧且刁，吾侄女之悍且诡。"在这段话中，他对其周遭的所有亲人都一一作了点评。从中可见，除了将自己的女儿视若掌珍，潘国顺与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关系皆极为恶劣。关于这一点，他在《扫愁帚笔谈》中的不少部分多次透露出相关的讯息。例如，《私肥》条曾讲述黟县碧山查叟兄弟友爱的事迹，讲完这个故事，潘

① 《扫愁帚笔谈·倚南窗贻笑随笔缘起偶稿》末署"桃源护萱庐之东侧斗室"，"桃源"即黟县之别称，而"萱"也就是"萱堂"，指母亲的居室，亦指母亲。

国顺触类旁通，谈及自己的身世。

予因是始得其颠末，兹为兄故，触感于中，爰笔而随记之云：

余兄弟三人，幼孤，家中贫，惟予则雁行居二，兄长十岁，幼从父游，父死于客，所遗资物，即兄独有之。值祖逝，弟与予又都外出矣，所贻衣物，兄归，择贵重者私秘之，以为己有，知两弟不之识也。弟失业，母嘱寻觅，即坚辞以不能。予家食，托为安布，即诳诱资助，谓可待慈帏，予痴听之，则一毛不拔。幸弟有栖枳，时有馈遗。又函致购方书，答以后邮，则终三年亦绝无信息。求代买物，在他人及弟，都必应之，惟兄即置若妄［罔］闻。嬖一妻，甚悍妒，尝忤姑，姑怒成疾，兄反以母不慈。姑因娶媳，值家裕，衣饰丰美，俾作体面。予与弟授室时，家已中落，母偶有所赐，当不能如昔三之一，嫂犹刺言不休。当时嫂嫔婚，祖正饶裕，因嫂家贫薄奁，外观不壮，祖出资备木器均全，少二小凳。后予室人家，议过门后，亦备之，扣聘金在。讵婚后母病，不果办。弟娶妻十都，因途远，运奁费钜，母属媒委商之，言木器除金自置，校之嫂，祖不扣所资，为之备办者，增两凳耶。嫂尚尝与邻媪谈，即其中凑聘金、不凑礼仪之委曲，人故不知焉，惟予室所议，则里党皆知，母之寒言也，媪以此对，嫂惟语塞而已。其他之妒迹多端，不暇殚述，姑拣一二以志之。而兄寡情，嫂善妒，皆家门之不幸，言之酸心，不能汇其端绪云。

在上述这段文字中，潘国顺对其兄、嫂口诛笔伐，说祖、父辈去世时，哥哥将家里的好东西都私自留下了。平日里完全不顾手足之情，对弟弟请托的事情不闻不问。嫂嫂更是一位泼妇，悍妒无比。为坐实这些指控，他喋喋不休地列举出家庭内部鸡毛蒜皮的一些琐事，实际上却反映出身为男子汉的潘国顺本人处处斤斤计较，心胸极为狭窄。从中可见，其人治生乏术，人际交往、家庭关系处理得一塌糊涂，却又无力改变现状。关于这一点，书中的《毕少白》一则也花了很长的篇幅谈及他人的家庭矛盾，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夫子自道。

毕少白，字告白，坎坷人。少敏能文，父早丧，兄弟各一，家贫母老，娶后析炊。弟因聘未婚，而妻已夭逝。值家陵夷，母姑置之，

不与复论婚。弟亦远外，奔驰无宁岁，白挽同居妪婉劝母，典产为弟授室。及配偶讫，欲析炊，白谏止之。于是白弟妇依母而炊，嫂与白皆另爨。妇一归宁，尝不回，白妻则奉事服劳。嫂有悍妒性，时忤逆姑。白每劝不悛，反诅诟之。白好读，不善掺衣食业，故囊飧不给。嫂及侄等，咸白眼之。兄诡而诈，贾尝裕，白趋求推榖，即蹙额皱眉辞之，难啻登天。劝使归，宁甘资助，且代函寄弟，嘱同周恤之。禀母书，亦如之。适书至，值族中轻薄子在，传览之，语涉讥刺，白惭，于是，遐迩皆知白兄弟助家需，白亦感慰。年余，惟弟则少赠之，自言者置若漠然耳。白亦狷洁自好，妻尤重，能躬耕佐助夫，并无怨尤。嫂年底腌亥十余斤，豚蹄一只。白家度岁，只肉一方，才二三斤而已。母收息资，腌一蹄，以备不时之需。不知者见，问嫂：此蹄汝家否？嫂答曰：我有此蹄，人若叫我不应矣。母知语侵，不敢怒，忍之而已。弟妇食方讫，母加以□少许，嫂即辞色诮讪，不可堪。母不获已，怒诟之，嫂与对，母声言要打汝，嫂即敌，挽母去祠前打。白心亟，厉声呵止。嫂即迁怒，詈骂白，云：不干汝事。白曰：恐有事，必要干我事。嫂即厉声怒诟骂白：要剁汝头。一切恶谑，白姑忍之，恐见笑于族僻也。嫂诟数日，无一敢应者，犹尝时自逞，挟威作态。兄归时，每夜喋喋，兄故偏听，从教妇言，恝情骨肉，至失天伦之谊，皆遵阃内之规，多所不义之迹。虽少白之告白，正亦不能毕其词，而志其万一尔。草草脱稿，不情之事，神人共愤。执笔者，于妒妇玩梗，宁不心旌摇摇，文无端绪焉者几希！

毕少白也是一位读书人，亦同样有兄弟。与潘国顺的家庭状况相似，在潘氏笔下，毕嫂也是极为悍泼，而哥哥则听从枕边风，毫不顾念兄弟之情。此处提及的家庭纠纷与冲突，特别是妇姑勃谿，极为琐屑，反映了民间日常生活的实态。此外，他在《妒妇》条中提及：

有或者，兄呼弟同食，嫂即横目裂眦，答以毋矣，其实有之也。每有肴酒，呼弟共，嫂即出言不逊，弟亦婉曲以辞之。弟有帽边稍损，见嫂为予缝纫之，弟因购料请制，即冷语对以不能。偶或烘炒茶食、果子等物，即匿走避置，惟恐人见，其形状殆不可观。每妯娌间闲谈，语多讥诮，妒妬生性。此数事，审之不须详言，其琐屑，则可想见妇

之为人已。

在《扫愁帚笔谈》一书中，潘国顺一再提及叔嫂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事例实际上折射出作为商贾之乡的徽州社会生活之实态。徽州是个重商的社会，男子十三四岁以后绝大多数都要外出务工经商。在这种背景下，那些留在故土、读书又屡试不第的成年男子往往为他人所轻视。而在家庭中，兄弟、叔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潘国顺的家庭关系处理得极为糟糕。对此，他在《神签》中指出：

> 予因困顿不偶，伯兄诡施慈祥，方欲挈外，母心怀疑，遂命荆人诣城，虔祈张康神王灵签，以定举止。签词云：名为君子实匪人，多诈无情莫与亲，言在东头心在北，不如更变得良因。云云。予素知伯仲，情无鹡鸰之亲。虽承随外，恐惶不已，惟怯伯之施谲也，得签始定。噫！以匪人之心施于骨肉，令人弗信，况阴行于同胞乎？真千古之匪徒耳。非神明示，几令阨穷人而愈以困苦之，罹其荼毒，无以自明，神其灵感云……

文中提及的“鹡鸰”，原指一种鸟，晋葛洪《抱朴子》中有“鹍鹏戾赤霄以高翔，鹡鸰傲蓬林以鼓翼”之句，后以“鹡鸰”比喻兄弟。这段文字是说自己的伯兄毫无兄弟之情，潘国顺因落魄家居，伯兄大概是出于好心，想带他出门务工经商。据说，其母对伯兄的动机颇感怀疑，让潘国顺的妻子到县城“张康神王”那里去求个签。所谓“张康神王”亦即张康菩萨，是黟县极为重要的地方神明。据嘉庆《黟县志》记载，当地“俗多联会赛神，汪公华、张公巡、许公远，昔以防御有功德于民，关圣、周宣灵王以忠孝为民所奉，康王深则自山右，与张公巡为黟人迎归者，并称张康菩萨，最灵显”。[①] 关于张康菩萨，形成于清末的《黟县风俗之习惯》中仍有记载，[②] 可见此一信仰在当地经久不衰。从潘国顺的为人处世来看，其人疑神疑鬼，对周围人的所有举措皆有猜忌，故而只能求诸神明。从中可见，其人的精神处于极为压抑的状态。

---

① 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59页。

② 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2《法制科·黟县风俗之习惯》，“神道”条，《官箴书集成》第10册，黄山书社，1997，第609页。

（二）《扫愁帚笔谈》之写作

关于《扫愁帚笔谈》的写作，该书卷首有乙未年（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所作的《〈扫愁帚笔谈丛录〉自叙》，自叙以“答客问”的形式，阐述了撰写此书的缘由。

> 或有问于予曰：君无恒产，家徒壁立，无以糊其口，使习贾于四方，稍沾升斗，为衣食生活之计，而君志不然，改弦易辙，奋发苦攻，手不释卷，皆博古鉴今，入林惟恐不深，愤恬帖［帖括］谓无用之物，绝意进取，终老蓬蒿，殊不念今之科名阶梯者，非帖恬［括］之外，竟无所进步，君又不之学者，何哉？
>
> 余应之曰：否也，宣圣之功，德配天地，声名垂宇宙，千百年来，宗其教而昭著于世者，非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可以厕身于儒林之列乎？

从封二图画之上的题字可知，该书似乎成稿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不过书中有戊申（1908）的内容。卷首的“答客问”是模拟第三者的口吻询问，并由自己做出回答，以此来表述个人的情绪和思想。在这里，潘国顺说自己虽然并不致力于科举考试，但却也崇奉孔子的儒教。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相当崇高的经世之业。接着，虚拟的客人再次问及：

> 然则君之何为而著笔谈，而名“扫愁帚”者，意亦有说乎？

对此，潘国顺回答说：

> 余自近年来，落落寡合，与世为仇，初则研究歧［岐］黄，继则涉猎经史，旁及风鉴家言，癖而成痴，不复知有人情矣。始致正业日微，饔飧不继，犹坦然以书为命，咿唔不绝。甚而室人交谪，儿女号啼，尚稍稍不安于家，以文会友，渐而寄情诗酒，涉冀吹烟，将成痼癖，良友箴规，则亦为乡邻之所讥，下流之所议，而倾心不之为也。俄而东游江、浙，落拓湖山，每因为友书绘，厚报烟酒，然为身寄异域，遭逢不偶，致五中之瞀乱，悦一榻以横陈。伴侣言合，犹恨千言

之少；醇醪频酌，不嫌一觉之多。酒阑烟进，适慰鄙怀；灯前谈异，恰符斯志。无何，夙癖复萌，穷愁益甚。悲生辰之不偶，恨际遇之无由。偃蹇念余年，只为饥来驱我，困苦百千，计自憎壮而为吏。悒郁长愁，绝无生人乐趣；夜长日永，惟借酒兵烟香。三余之际，一管涂抹，中书君假我扫愁，褚先生拱予雅谑，故数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嘿［默］坐沉思，随笔记之，少不修饰耶，聊以自娱云尔。固无论异说奇闻，亦乐听之，是以越历目指于已往，而供搜罗纪传于今日。祇惟有关夫风教，不择袭摹于雷同，乃不敢擘空结构，亦无能作文求工。自鸣天籁，何拣好音？若合人心，岂嫌鬼怪！自惭以蠡测海，断难聚米为山，熟［孰］知积久竟成卷帙矣，始信“集千狐之腋，可以成裘”之语而不谬也。维时雨晦灯昏，风萧夜静，醉浊醪之余趣，喜萤灯之口口。濡笔抽笺，直书则奇奇怪怪；吮烟酣茗，暝搜则人人物物。盖此中之景味，实吾人之解忧，只堪为知我者道也。

这段文字是说自己为人性格孤僻，与社会人情格格不入，先后研习过医道，涉猎经史，旁及风鉴。因不务正业，生活相当困窘。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嗜书如命。文中用了不少典故，如秦始皇封蒙恬于管城，并累拜中书，后人遂别称曰“管城子”或“中书君”。潘国顺指出，尽管时常与妻子发生纠纷，家中的儿女也哭闹不休，但自己还是热衷于以文会友、寄情山水。虽然一度东游江浙一带，最后还是不得不到县署衙门充当吏胥。这一营生让人颇感痛苦，只能以嗜烟如命、借酒浇愁消磨时光。碌碌无为之际，遂在空闲时间握管涂抹，将数十年来的奇闻异说逐一记录下来。

此外，书中的《剖白》对该书写作的宗旨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若我者之集是录也，岂敢凭空结遘［构］，泄自己之忿尤，借事为题，快情词之丽藻？如影含沙，欲身藏墨而已。诸若如此，固心之所难安，亦世之所可疑。间有风流薄倖，雅邪纪录，故亦不敢甘守绳墨，宁处迂阔而为择言，曲写其状貌，□描其雅致。然又不能兴诸荒唐之言，造作无稽之事。宣古诗之寓记，假儿女之怀思，恣意讥嘲、妄为播扬，必使将来而可信，犹资后人之有征，我不为也。虽然寄兴空斋，寂寞无聊。传录时事，不妨贻笑于琐屑；触目发意，何嫌随笔而就便。志鬼神怪异，非见即闻；山川奇胜，弗历亦考。至于时风旋变，物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